

■工友情怀

好友王军辉

□郝欣 文/图

我和王军辉相识是在2001年初，当时我在区广播电视局工作，是北京日报石景山区记者站的记者。按照区领导的要求，我们记者站的同志都安排到了区委宣传部办公。王军辉正在团区委任书记，宣传部和团区委的办公室都在区委大楼五层的西侧，因此我们几乎天天见面，很快就熟悉了，不时围绕区里的中心工作相互沟通、积极配合。闲暇时，我们常在一起聊兴趣、侃见闻、唠家常。从那时起，15年来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在工作中鼎力支持是好同事，生活中互相帮助成为好朋友。

那时王军辉29岁，虽然比较年轻，却已独当一面。他待人接物谦逊有礼，与人交往十分热情，开展工作扎实创新。在他的

影响和带动下，团区委的年轻人充满了朝气，组织团员、青年开展活动，搞得有声有色。区青联委员中聚拢了一批有志青年，他们有的辞职下海经商，凭努力干出了一番事业，有的只身来京闯荡，靠拼搏在房地产占有一席之地。区青联常常组织他们集思广益，积极为区域发展服务、献计献策。

2002年的5月，团区委组织部分青联委员和区文化馆的演员，代表全区十万团员、青年，往返行程1500多公里，赴沈阳军区雷锋生前所在团慰问。王军辉率队带去了在全市文艺汇演中获奖的歌舞、杂技节目，以及为子弟兵选购的12台全自动洗衣机。我随行拍下了许多精彩镜头，并在《人民日报》刊发了一组新闻图片，标题为《千里慰问子弟



本文作者（左）与王军辉在一起

兵》。正巧过了几天，市里来检查指导我区的双拥工作，这张人民日报也作为汇报材料之一，发到每个来检查指导的领导手里。

记得那时候，我们记者站的几个同志经常要下基层采访，与电台、报社的通联也很亲切，但宣传部五个科室只有一辆“切诺基”，公务用车时常安排不开，而新闻报道又有极强的时效性，

为了发稿只好到处求援。每次只要向团区委开口，王军辉总是二话不说，及时派车，赶上他们的车外出办事，王军辉就用自个儿的小“奥拓”来应急。对他的大力帮助我由衷道谢时，他常打断我，随口还是那一句：“有事您说话，只要能办的事，咱们立马就办。”话不多，透着友好热情、豪爽大气。

■图片故事



又到蝈蝈鸣唱时

□孙世华 文/图

上世纪60年代末、70年代初，笔者在东北读小学。由于植被保持的好，走出校门就是孩子们的玩耍天地。而在这其中，最乐此不疲的游戏，就是去附近的田间地头、山上江堤捉蝈蝈。

正常情况下，东北的蝈蝈个头比较大。记得那时，我们特别喜欢捉黑色的蝈蝈，孩子们叫它铁蝈蝈，它长的既威武又强壮，叫声也洪亮。其次是颜色发红的蝈蝈，我们叫它火蝈蝈。最不喜欢的是绿色的，我们叫它草蝈蝈。但不论哪一种蝈蝈，想要捉到它绝非易事。

不知道是物资匮乏还是人不如现在精灵，我们捉蝈蝈没有用纱布套子的。因此，捉蝈蝈首先要通过辨别它的叫声是否好听、是否洪亮，然后再决定是否捉它。蝈蝈虽然敏感，但也有被“爱情”冲昏了头脑的时候。到时候，我们只要从蝈蝈的后面静悄悄地靠近它所在的地方，看准它，屏住呼吸，出其不意，将两只手握成弧形，再分别由两侧突然合在一起，蝈蝈就被“瓮中捉鳖”了。当然，遇到狡猾而又反应敏捷的蝈蝈，我们就要趴在地上，甚至上天入地到处找了，而即使这样，也未必如愿。有时候，还会将活蹦乱跳的蝈蝈弄得胳膊少腿、半死不活。

蝈蝈捉到了，回家直接放在用高粱秆、麦秸编好的长方形或者螺旋状的蝈蝈笼里就可以了。剩下的日子，我们就把蝈蝈挂在朝阳的窗外，给它准备一些倭瓜花、角瓜花，或者时令的瓜果梨桃什么的。蝈蝈“被捕”之后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，只要太阳出来，只要不是阴天下雨，它就会不停地叫，甚至会到邻居家叫。蝈蝈比着叫，天气越热、阳光越足，它叫得越欢。就这样，随着蝈蝈的到来，许多人家也多了孩子们的嬉戏声。

俗话说，花无百日红。到了晚秋，就算孩子们再小心翼翼，百般呵护，蝈蝈还是会死的。让人奇怪的是，它在死之前，通常是尾巴上首先有溢出（烂），然后不吃不喝，不声不响躲在一边慢慢死去……这时，我们会为它伤心，为没能让它活过冬天而惋惜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如今，土生土长的蝈蝈已经很少见到了，农药污染已经让它们销声匿迹好多年了，取而代之的，都是外地运来的绿色“草蝈蝈”，并且价格不菲。真不知道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一次听到东北蝈蝈的洪亮叫声？那个山清水秀的原生态，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

■家庭相册



那年的自己

□刘志云 文/图

小时候看电影，看见城里的小姑娘穿着花裙子特别羡慕，可我在贫穷偏僻的小山村里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妈妈做的新棉袄穿。平时也没钱买衣服，更别提漂亮的裙子了。

13岁那年，学校放暑假，我挖了些草药，晒干后卖了几块钱。那天，村里来了一个照相的，可以穿着他带来的裙子照相。看着别人都去照相，我没忍住诱惑，就把这几块钱给了照相的。

一边照一边担心，心里想，回去准得挨母亲训，说我乱花钱。你瞧，相片中的我那怕怕的样子。



刻骨铭心的暗恋

□春桃 口述 牛润科 整理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，就因为国家要在我们村附近的深山沟里建个重要工厂，才有个满口京腔、大眼睛、白脸蛋的男青年，借住进我家的窑洞里。

当时，我见他总是吃窝头和炖土豆，就让娘把刚煮熟的野兔肉给他送去。我还偷偷地把他的衣服洗干净后，对他说是娘给他洗的。我总爱偷偷地随着他的笛声唱歌，有一回被他发现了，他说我唱得就像是山泉水似的又甜

又润。听了后，我当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。自从他住进工厂的楼房后，我的心就被他偷走了。有一回，我又打着到工厂商店打酱油的幌子，来到他办公楼下的宣传栏前，当我看到了他的照片时，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3年后，他突然结婚了。当打听到和他结婚的那个女青年是我们县领导的千金时，我真是快要疯了。

当时，我跑到一个山沟里，一口气用干树枝在地上写下无数

个“恨”字，然后用双脚一个字一个字地踹，直到踹得我上气不接下气。后来，让我拼命踹掉的“恨”字，又变成了无数个“穷”字。那天，我终于垮了，伤心无助地直哭。当我哭得有气无力时，一转身才发现，我们村里的一个男青年正看着我。我不耐烦地说他：“怎又是你呢？”男青年说：“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，可我也恨他！”“他是谁？”我问。“你知道。”男青年说。“原来你一直在跟踪我？”“不！我是在保护你。”不知怎的，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，我脑海里突然就冒出了个可怕的想法来：“你敢娶我吗？”“你……你……你不是在耍我吧？”男青年不敢相信我的话。“你是知道的，在咱们村里，我可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呀！”我一字一句地激他。“我做梦都想。”男青年坚定地说。“好！那你回家和你爹娘通个气，就准备娶我吧！”此时，男青年激动地蹦了起来。

但是，我俩的婚事并没有得到双方父母的同意。一气之下，我俩跑到了南方城市。1985年，我们回到村里举办了婚礼，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情景。现在，我们生活得很幸福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为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

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 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